

蓝夜书屋  
LAN YE SHU WU

# 打架的风度

张之路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90251713

监夜书屋  
LAN YE SHU WU

# 打架的风度

张之路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SC97010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架的风度 / 张之路著. —北京: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蓝夜书屋)

ISBN 7-5301-0916-2

I. 打…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3684 号

• 蓝夜书屋 •

## 打架的风度

DAJIA DE FENGDU

张之路 著

\*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32 开本 8 印张 180 000 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5301-0916-2/I · 354

---

定价: 13.00 元



## 张之路简介

张之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电影集团策划部编审、一级编剧。国务院授予的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影协会员。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第三军团》《蝉为谁鸣》《有老鼠牌铅笔吗？》《足球大侠》《好玩，佳佳龟》《螳螂》《非法智慧》；小说集《空箱子》《惩罚》《题王》《静静的石竹花》等；电影剧本《霹雳贝贝》《魔表》《疯狂的兔子》《暗号》《扬起你的笑脸》《傻鸭子欧巴儿》等8部；电视连续剧本《第三军团》《妈妈》。张之路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行销海外，曾获中国图书奖、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奖、宋庆龄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国际儿童图书联盟（IBBY）优秀作家奖等多种奖项，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

其影视作品曾获电视剧飞天奖、大众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夏衍电影文学奖、童牛奖等奖项。短篇小说《羚羊木雕》被选入中学课本。

# 总序

金波

时间吞噬不了作家的记忆，相反，岁月的磨砺，会使他们的记忆如珍珠般愈加圆润璀璨。

人，活的是感情。表达感情的方式多种多样。作家靠语言表情达意，于是，选择了文学的方式。

对于作家来说，文学创作是他们人生的重要经历。他们曾经体验过的快乐、忧伤、困惑，都会化作深情的回忆；往日的那些人和事，曾激发他们当年创作的热情。现在，重读这些作为感情记录的作品，又会引发许多新的故事和思考。

每一篇作品的背后，都隐藏着许多“秘密”，作家对此常常“秘而不宣”。由“秘密”变成作品，肯定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现在，作家们将这些“秘而不宣”的故事写出来，其实就是道出了一段段感情的经历：信念、理想、追求；亲情、友情、爱情；美感、想像、感悟，等等，等等，此时此刻，都流泻于笔端。

这些故事，有的像自传，有的像随笔，有的像故事，形式多样，各体兼备，但都围绕着一个文学命题，探讨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

这是一些真实的故事，如同作者和读者促膝谈心，作者敞开心扉，向读者讲真话。

这是一些透明的故事，像清晨的露珠，像悲喜的泪

滴，那是灵魂的姿态，清纯率真。

这是一些诚恳的故事，让人想起阳光带给你温暖，春雨带给你绿意，那是作者人格经久的表露，心灵状态的印记。

这套丛书，不奢望给人启蒙教化，也不想警世喻众，只希望读者能从作家们娓娓的叙述中，获得些许的感悟；它也不是学习文学创作的宝鉴指南，但读者可以从作家的笔耕生涯中，自己提炼出一些可资借鉴的技巧。

凡是严肃地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可以陶冶读者的精神，在写作的过程中，也陶冶着作家自己的精神，润泽着作家自己的心灵。我们可以从这些创作故事、文学感悟中，发现作家挥之不去的童年情结，系念至深的往日情怀，以及他们燃烧着对生活的炽情。

这套丛书带有较强的自传性质，从中可以窥见作家心灵的形影，感情世界的真切具体，散发于字句之间的纯真气息也很感人。

这套丛书，风格多样，有的情致绰约，有的质实坚致，有的情深委婉，有的幽默机智，有的闲话娓娓，有的酣畅充盈，有的轻快矫健。总之，意之所至，风格随之；一经风格的点染，每个作家的音容笑貌都显现在读者面前。

作家走近了读者，读者走近了作家，开始了心灵的对话。

2001年5月30日于北京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 目 录



## 胡同和学校

我的童年食谱	(3)
小工和群众演员	(7)
我的彗星	(13)
生日礼物	(18)
自尊的力量	(26)
腿肚子里的土鳖虫	(29)
香烟灰的秘密	(33)



## “文革”和农场

历史长河	(39)
男人的故事（之一）	(44)
男人的故事（之二）	(63)
关于收藏的记忆	(94)
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99)

目  
录





## 师生和朋友

永存童心孙幼军	(125)
没有风景	(133)
微弱的信号	(136)
选举的故事	(139)
男儿当自强	(156)
伤心的试验	(174)
影星和他的“侄子”	(179)
勇敢面对	(183)
渴望朋友	(187)



## 情感和智慧

幻想的羽翼	(203)
打架的风度	(211)
做一个有“眼泪”的男人	(216)
生活的情调	(219)
面对乞丐	(222)
稀奇古怪的发现	(227)
锦囊妙计	(237)
涞与法的谜语	(241)



## 后记

(244)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 胡同和学校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打发的风度

## 我的童年食谱

老北京人见面的时候最常用的语言是：“您吃了吗？”

回答是吃了，或者没吃。紧接着便是关心而友好地反问：“您哪？”

这句话并不一定非要用在开饭的前后。因为它的本意是问候和打招呼，一天基本通用，并没有人觉得不伦不类。可能吃饱肚子太重要了，吃饱了，就好了……

“您吃了吗？”我用它问候别人大约三十年。

虽然这已成为过去——现在基本上被“你好”这种更为准确的全天候用语所代替，虽然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如果再听说他们前辈的那种对话，说不定会以为那是一种接头暗号，但，回忆童年，“吃”仍然是无法忘记的一笔……

我家的院子里有很多树，其中有两棵是海棠树。因为家里没有人懂得管理，什么剪枝、施肥一概没有，因此结出的果实又小又涩。但就是这样的果实也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垂涎欲滴。有一年秋天，胡同里的几个孩子到我家来玩。他们望着树上那白里透粉的小果子问我可不可以“尝一



童年时的张之路

我的童年食谱





尝”，他们想知道是酸的还是甜的。住在对门的一个女孩马上说，酸也不要紧，放上一些白糖用水煮，等水快煮没了，就黏了，那就是海棠蜜饯。她一番话说得我们直咽口水。我爬到树上，看见小伙伴们用渴望和感谢的目光看着我，我顿时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就在这个时候，院子的大门开了，我哥哥放学回来了。他是中学生，我是小学生。他在我的面前有绝对的权威。

他站在那里，威严得近于凶狠地看着我们，大吼一声：“都出去！”我们都呆住了，像一群提线木偶突然断了线，立刻失去了生命。沉默片刻之后，小伙伴们灰溜溜地一路小跑跑出大门。哥哥回到屋里去了，院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站在树上，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倒不是因为没有尝到“海棠蜜饯”的滋味，而是他让我丢了人。从此以后每当我见到海棠，就不由地想起那段“心酸”的回忆。

童年的時候，有三种吃食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

那时候，家里每月都要买一些“板油”或肥肉回来，放在炒菜锅里炼，不一会儿，就成了透明的液体，盛在小瓷罐里，冷却后凝固成乳白色的大油以备将来炒菜用。不要忘了，炼油的锅里还出现了一些油渣。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将它们盛到一个小碟子里，再撒上一点点细盐递给我，“吃吧。”当年的我觉



母亲



幼儿园的毕业证书  
作者小名为张仕享

得那是很香很好吃的食品。

炒土豆丝是常吃的一道菜，母亲将切好的土豆丝放到一个大碗里，用凉水泡上，不一会儿，将土豆丝捞出去下锅。我就紧盯着大碗里变成了浅浅的暗红色的水，那水渐渐变得清澈了，碗底出现了一层白色的沉淀。母亲将上面的水倒出来，放上一点白糖，然后用刚刚烧开的水沏到碗里。一面沏一面用勺子搅拌，那水突然变得黏稠起来，呈半透明状。于是我就在大家吃饭之前先享受一道美食。

那时候，很少能吃到块儿糖，但我的姐姐很有办法。大人们不在的时候，她将家里的白砂糖放到一个大铜勺子里，





然后放到灶火上去加热。等糖溶化了之后，她将它们倒在一起早已预备好的玻璃上。糖自然地流成云彩的形状。趁糖还没有完全凝固，她在“云彩”上用菜刀画上格子以备待会儿分吃方便。那片儿糖是琥珀色的，放到嘴里不但甜，还有一丝很香的糊味儿。有一次，她又在做糖。我为了看她的工艺过程，就搬了一个方凳，站了上去。那会儿，她是小学生，我顶多五岁。不知怎么回事，我从凳子上翻倒下来，前额磕在凳子角上，流了很多血。至今，我的两眉之间还有一个小疤。它是我“馋”的纪念，也是我“好奇”的纪念。但它也是我体谅孩子、观察孩子的第三只眼睛……



小学时和哥哥姐姐在一起





## 小工和群众演员

上中学的时候，我当过小工。

小工和现在的“打工仔”在含义上有点不同。比如盖房子，那些砌砖的瓦工需要一定的技术。砖与砖之间的缝隙要抹多少灰浆都有规定，墙当然要砌得横平竖直，拐角的地方就更要水平，房子盖塌了可不得了！这种瓦工师傅都是有级别的。而给他们打下手，比如搬砖、和沙子水泥的则光卖力气就行了。这就是小工。60年代，我在高一学年完了的那个暑假里就到北京的战友文工团当过一个月的小工。

当时的战友文工团在北京的平安里。听说那里在盖房子，我们胡同里的几个伙伴去找活干。没有谁号召，也没请示家长，几个要好的一商量就去了。更没当成什么大事。上工的那天先要定工资，那会儿的规矩挺有意思，不看你能不能干多少，而是先看你的身量高矮胖瘦。我们一群人排成一行等着一个挂着上尉军衔的军官登记“评级”。一排人当中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有比我年龄大的，有和我年龄一样的，好像没有比我年龄小的。

上尉坐在一堆红砖的前面，手里拿着个大纸夹子，低头问了名字之后，抬头看一眼，“定价”便脱口而出：一块五，一块三，一块二……这就是一天的工资。排在我后面



的伙伴叫胡德平，小名老德子，就住在我家的对门，我们年龄一样，高矮也差不多，都在一米七左右，不过他的脖子比我长，因此显得比我瘦。看看前后左右，我估计我俩都是一块三的水平，弄不好，老德子也就是一块二！

轮到我了，我在上尉面前挺挺胸。上尉头也没抬说：一块二！我急忙说，您还没看我呢。他说早看过了，接着就问我的名字。没办法，我只好站在一旁等老德子。上尉看一眼，一块三！呀，老德子居然比我工资高。我忍不住问

上尉：我怎么才一块二？

上尉笑笑：你是属绿豆芽的，见高不见粗。我什么也没说出来，其实老德子身上跟搓板似的，不知道上尉的眼睛有什么毛病。后来反思起来，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的皮肤白，让我少拿了一毛钱……

我们修建的工程是个排练场或者说是个小礼堂。我和老德子的大部分工作是搬运工。我们俩用一条扁担共担一个桶，桶里有时候装的是用水和好的沙子灰，有时候是带石子的沙子灰，那东西挺压分量的。担着它要走三十多米



初中时的张之路





的路，有时还要上跳板，走斜坡。累倒不怕，我们惟一就怕被压得不长个儿，但另一个因素又在鼓舞着我们，干这种累活可以长肌肉。至于一块二还是一块三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每天早晨八点正式开工，我们七点多钟就到了，看着演员们练功练嗓子，打水洗漱。我们那会儿看见著名的歌唱家马玉涛还很年轻，梳一条大辫子，走路很带劲，到锅炉房打水的时候还在哼哼曲子。我们特别想听她的“马儿呀，你慢些走”，可怎么好意思跟人家说呢？只好远远地看着……那时候可能年龄小吧，看到那些女舞蹈演员昂首挺胸，走路迈着八字步，亭亭玉立的，一个个都像美丽而又骄傲的公主。我们特想多看两眼，可每当她们向我们迎面走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害羞地低下头。我们眼中的男舞蹈演员都长得很威猛。现在长大了，见到的男舞蹈演员却只有秀气的感觉了。

干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偷懒。尤其是上尉在跟前的时候，我更是多装快跑。想让他明白我不是什么绿豆芽。每当这个时候，上尉就说：“少装点，别逞能！”

我当时年纪小，心气儿却挺高，最不愿意人家说我弱，说我白，说我娇气，包括说我逞能。长大了回想起来，上尉说的也是好话！

一个月的小工生活结束了，我把钱交给母亲去过日子，一点也没有为家分忧，或者受到了什么锻炼的感觉。只觉得很愉快，很自然。

还有一个暑假，听说街道居民委员会要找拍电影的群众演员，我又找上门去。要求报名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